

曹可凡

随笔

香岛海客

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金圆券的狂澜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在动荡中，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有的在广州定居，有的选择香港。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却有意移居香港。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港币是一种稳定的货币……

刘以鬯小说《对倒》生动描绘南迁香港上海人的生活窘境。导演王家卫从《对倒》捕获灵感，电影《花样年华》横空出世。小说与电影，就人物与情节而言，并无对应关系。《对倒》着墨于思乡老翁与怀春少女；《花样年华》则聚集于成熟中年男子与传统美貌少女。但两者暧昧朦胧的意境却如出一辙，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弥漫着香岛海客的离愁别绪，而导演王家卫与剧中饰演“房东太太”的潘迪华本身也是久居香港的海派旗幟，始终保持着上海人的气质与格调。家卫导演的电影启蒙缘于母亲。每日放学，母亲接上他总是要先到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再回家做饭。长此以往，电影渐渐成为王家卫的精神支柱，蜿蜒曲折的电车轨道，高耸入云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茂密浓阴的梧桐街道，摇曳生姿的海派旗袍，姚莉、白光、李香兰、周璇等人曼妙妖娆的时代曲，以及西洋老式座钟、手摇电话、月份牌……那种童年记忆点缀着王家卫电影场景的角落落落，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哀婉悲凉韵味油然而生。而潘迪华更成为王家卫电影的ICON。潘迪华18岁那年为一段爱情，舍弃沪上优渥生活，远赴香港定居。后来，那段感情无疾而终，潘迪华不得不克服语言与环境隔阂，靠动人嗓音，开启“天涯歌女”生涯。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居然投资百万港币，制作百老汇歌舞剧《白蛇传》，结果血本无归。要知道，这笔钱在当时的香港几乎可买十栋楼，但潘迪华毫不在乎，因为在舞台上，她完成了一个歌者的梦想。年至耄耋，居住于北角老屋，潘迪华仍一袭旗袍，继续歌唱之梦，并不时与刘德华、陈奕迅等晚辈切磋歌艺。问她准备唱到何年何月，这位连独生子过世也未曾掉泪的“天涯歌女”竟掩面哭泣，轻轻说了声：“I will sing until I die.”

同样在北角，张爱玲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上世纪五十年代，丈夫胡雅突发中风，张爱玲为生计，重返阔别多年的香港，但这座城市在她眼里充满着世态炎凉，故而感叹：“香港是一个华美的悲哀的城。”虽然她为香港书写传奇，但心里却一直装着上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试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她认

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不少家庭处于分崩离析边缘，我们家亦不例外。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与其胞弟王禹卿先生联合荣氏兄弟、浦氏兄弟、“三姓六兄弟”开办“福新面粉公司”，成为上海滩“面粉大王”，祖父曹启东先生与三舅公王云程先生则为曾外祖父和曾外叔祖左膀右臂，为公司开疆拓土，不遗余力。到一九四八年曾外祖父与其胞弟商议公司前途，经仔细研



作者曾外祖父王尧臣（左）与其胞弟王禹卿



究决定，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与祖父曹启东先生留驻申城，而曾外叔祖王禹卿先生则带三舅公王云程先生前往香港开辟新兴市场。王禹卿先生赴港后，因年事已高，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无法施展其过人本事。正如《文昭关》唱词：“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只得过起“寓公”生活。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有所记载：“我开业时，王禹卿常常来看病，直到彼此来到香港，他住在铜锣湾附近，我那时有香港还有分诊所，也在铜锣湾，他有病时依然看诊。这时他已退休了。悠闲得很，有时话旧，我觉得他的相貌有一个特点，眉毛两边特别长，这是寿征，也是一种威势，可以统率成千上万的工人。”没过几年，坐吃山空，存款花去一大半。他在给祖父的信中表达无限的苦闷与焦虑。据说，他老人家常长时间端坐于公园长椅，面向北方，思念故土亲人。1965年春天，王禹卿先生得知哥哥王尧臣先生在上海辞世噩耗，心脏病突发，一个月后在香港玛丽亚医院也撒手归天。老哥俩一前一后，驾鹤西行，相偕仅月余，冥冥之中同胞情谊深厚，须臾不可分离。他们少年

花园不惜与犹太富豪沙逊对簿公堂。赴港后，王云程先生在嘉道理家族协助下，重整旗鼓，与妻弟荣鸿庆先生在观塘创办“南洋纱厂”，风光一时。改革开放后，老先生重返上海，创立“全仕奶”和“圣麦乐”冰激凌两大食品品牌。从1948年迁居香港，直至2012年以103岁高龄仙逝，前后六十年，三舅公一直保持上海人生活方式，广东话仍带浓重上海口音，喜欢吃红烧大虾、冰糖甲鱼、红烧肉等浓油赤酱上海菜。平日里光顾最多的上海菜馆便是“苏浙同乡会”与“留园”。位于北角的“留园”为盛宣怀后人所开，饭店招牌菜糖醋鱼块、烟熏蛋、苔条小黄鱼、蟹粉狮子头、油煎八宝饭均水准上乘，尤以咸蛋黄炒蛋和冰糖鸡头米蜚声港岛。虽价格不菲，仍每日顾客盈门。“留园”大厨早年从扬州来香港打工，曾经是三舅公王云程家家厨，深得三舅公器重。后坐镇“留园”，但三舅公常常“鸡蛋里挑骨头”，批评其菜品有所下降。老先生做事素来严谨不苟，对美食亦不例外。即便对周信芳之

陈子善

不日记

冰心的《对于〈新文学大系〉的感想》



作罢。现在廉价本出来了，我一定得买一套。我想像我这样的买力薄弱的读者一定不少。因此，我们得感谢“良友”为我们这种人打算的盛意。

这段推荐完全针对《大系》普及本而言，同样的放矢。冰心的推荐词情况较为复杂，虽然《良友图画杂志》1935年3月第103期已经刊登，虽然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也已引用，但都是摘录而非全豹。而且此文还有标题《对于〈新文学大系〉的感想》，尽管不长，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冰心集外文，2012年5月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新版十卷本《冰心全集》失收。也照录如下：

良友公司于本年四月抄起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十集，整理五四至五卅时代十年间，我们新文学之文献，分理论、小说、诗作等部，请胡适、鲁迅诸先生执笔，蔡元培先生作总序。对于五四运动以来之新文学无不搜罗，并且由编者各人写序作历史上之评述。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高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若没有这种分部整理（编）选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烦乱的。这些评述者的眼光和在新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必我来揄扬了。

从冰心这篇推荐词首句和《良友图画杂志》1935年3月第103期就已摘登，可以推断此文作于1935年3月之前，大概是各家推荐词中写得最早或最早之一。从中应可把握冰心对新文学史进程的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肯定态度，“笋的生长”和“菌的生长”的比喻很有趣。

临末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得到的这册信息量很大的第二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系鲁迅研究家、翻译家孙用的旧藏，封面封底已失，幸内容完好。孙用自装封面，命之曰《〈新文学大系〉说明书》，倒也贴切。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是种很笨，但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并不是代做广告，说实话，这是每个“文学青年”必读的书。真是言简意赅，说得实在。沈起予是30年代知名左翼作家和翻译家，他对《大系》的推荐如下：
《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有意义的书，出版时我就想买，但钱不够，只好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直视德尼镜头的纪德

莫里斯·德尼（1870-1943）是法国画家，也是重要的美术批评家。他与博纳尔、维亚尔、朗松等人组成了一个反印象主义的绘画流派“纳比派”，为现代绘画从印象主义向强调平面性的装饰与抽象的转变开启了新的方向。德尼大约在1897年购入照相机并开始摄影。他身后遗留下2000多张照片与1500张底片，可见其对摄影的热衷程度。他拍摄最多的对象是家人，他留下的家庭照片显示了他们之间的浓郁亲情。

德尼也为朋友们拍照。这里介绍一张他为作家安德烈·纪德拍摄的快照。他们两人相识于1892年。纪德的出版于1893年的《安里游记》是由德尼绘制了插图。后来，他们又一起出游意大利与德国，并且一直保持书信来往。他们的这份友情维持了终生。这张照片拍摄于1906年8月，是在纪德与德尼一起访问朋友家时拍摄。画面中的纪德直视德尼的镜头，反映出两人对于这张照片的拍摄颇有默契。

毛尖

看电视

缺甘露：兼谈延禧攻略

上海书展后一个星期，披星戴月撵完一部零八集乾隆剧，坐地铁里，溜一眼邻座姑娘的手机，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她看的是瓔珞还是如懿。儿子沉迷游戏不作业，我上去就是一句“老娘脾气暴”，说完深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已经黑化了。

说起来，我大概是1997年从《雍正王朝》开始对国产电视剧感兴趣，到《暗算》上瘾，一路追了《士兵突击》《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悬崖》，一路也对《甄嬛传》《琅琊榜》《风起长林》越来越有信心，套用一句汪峰的歌，至少有十年我对国产剧满怀信心，至少有十种剧给我不朽的回忆。影片在“大光明”试映时，曾遭理发师工会抗议，险些酿成社会事件。吴中一对“小咪”钦慕不已，但终究擦肩而过。南迁香港后，李丽华依然片约不断，女作家潘柳黛曾往片场探班，留下一段文字：“昨晚我到南洋去看拍戏，李丽华正在拍民初装束的《小凤仙》，她穿着紫色的裤子，紫色的短袄，满头珠翠，将脸埋在高高的镶着花边的紫色的衣领里，真是又别致，又动人。正如古人所说，是那么标致致致，水葱儿一样的小娘子。不仅使男人看见她要对她赞叹不已，就是女人，也免不了对她又羡又妒，心里想：李丽华怎么会这么漂亮呢。”彼时，李丽华与夫君严俊感情和睦，举案齐眉，偏偏在这个时候，吴中一也随全家来到香港，自然也不时与老友李丽华联络，畅叙友情，但父亲吴昆生却担起儿子惹是生非，便毅然决然把儿子赶回上海。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吴中一再度赴港，才又与李丽华恢复交往。严俊去世后，古稀老人吴中一如愿以偿，迎娶心中美娇娘“小咪”，而这段爱情马拉松花费整整半个世纪。结婚后，吴中一先生对李丽华呵护有加，李丽华也尽心尽力照顾夫君健康。香港电影导演杨凡在《小咪》一文中写道：“那天小咪姐来到我的影楼，带两件新做的旗袍，一件正红件粉绿，意大利通花丝绒顶级面料，穿在身上，红的艳光四射，绿的永庆长春。她的第三任丈夫吴先生说：没有中国女人可以把红色穿得像小咪！说得一点没错。”吴中一对李丽华之激赏由此可见一斑。三舅公王云程先生在上海的“全仕奶”和“圣麦乐”冰激淋工厂开业，李丽华还亲临剪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丽华来沪观看东方电视台《东方雅韵》京剧名家会演，演出结束后后台看望李世济。“小咪”师从派派名旦章遏云，对程派艺术如数家珍，两位前辈促膝交谈，互诉衷肠，场面极为感人。那时，“小咪”虽已年近古稀，仍风韵犹存，光彩照人。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老一輩香岛海客早已成为天堂之客，然而，传奇仍在继续……

不过2018年度乾隆后宫文化水准回落到九年义务教育地平线，诗词歌赋都没跃出小学考纲，皇帝给娘娘送荔枝，娘娘感动之下吟出讽刺诗《过华清宫》，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延禧攻略》红透大半个中国，各路公号各种蹭热度，连复旦附属医院公号都能扯出一篇嫔妃和更年期的网红文，各种小BUG只是更加社会了我们的黑莲花。而让我自己悚然一惊的是，我在魏璎珞身上收获的快乐，也让我完全变成一个直接主义的观众，一晚上连刷八集延禧，黎明出门去买

煎饼果子，遇到有人插队，立马准备跟她动手。这个才是真正的延禧攻略，它主攻我们文化下三路，在生理层面料理我们的情绪，最后昏昏然把我们变成求爽得爽的文化粗人。从《雍正王朝》到《延禧攻略》，二十年，电视剧越走越窄，观众要求越来越低，给点掺灰色就愿意叫高级，中间流落的君臣社会，天下万物，都无所谓了，搞得乾隆跟个KTV老板似的。说起来，乾隆一朝的美学水平本来就不能跟雍正比，更别提宋徽宗这样的极品文艺帝。于妈早期的热烈风其实倒和花哨乾隆有沟通问题，从《亮剑》看英雄与集体，从《蜗居》看国家与市场，《琅琊榜》《风起长林》里也还有家国天下，甚至看《甄嬛》，也还会查一下《牡丹亭》《湘妃怨》，看看娘娘调情对不对路。

我的抵御是，读《我是少年酒坛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这本孙甘露篇集。千里江山如画，信使也有乾隆的心事，乾隆也有秦娥要忆，但是，高级文化要有高级文化的气派，江山缱绻最性感，帝王哪里需要自己出手。一流文艺，从来一花一世界，而不是倒过来。或者说，我在魏璎珞身上收获的快乐，也让我完全变成一个直接主义的观众，一晚上连刷八集延禧，黎明出门去买

叶扬

名著与画

多雷与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

在英国文学史上，1798年是重要的一年，华兹华斯于是年发表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派文学正式肇始。在这部诗集里，华兹华斯也收录了他的好友柯勒律治的四首诗，其中的《古舟子咏》日后成为英诗的不朽名篇之一。对于此诗，华兹华斯曾回忆说，当年他们二人，还有他的妹妹多萝西，一起在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赛特郡的山间散步，他在途中谈起正在读的一部书，英国海军舰长谢尔沃克所写的《南海环游世界记》，并且提到书里的一个细节，作者手下的副舰长，在合恩角一带的海面上，因为迷信而认为信天翁是凶兆，将其射杀。柯勒律治听了这个故事，回去之后写成了这首625行的长篇叙事诗，当年才二十五岁。

此诗一开场，有人在去参加婚礼的路上，邂逅一位“古老”的水手，拦下他，让他在迷离恍惚之中，听了水手在海上的一番怪异、恐怖、出生入死的经历。这个水手在南极一带海面上，射杀了一头信天翁，以后一路去赤道的航海途中，历经风险磨难，船上的同伴责怪他不该射杀海鸟，将死鸟悬挂在他的颈上。最后船只沉没，全船的人遇难，唯有这个水手被一位隐士救起，从此他便漂泊四方，到处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参加婚礼的人听了这个故事，次日早上醒来，心情悲伤，但是觉得若有所悟。

全诗共分七个部分，一共有142个小节，其中107节是四行诗，隔行押尾韵，五行和六行的各有十七节，此外还有一个长达九行的小节。珀西主教在1765年编成的《古英诗韵》，对后来英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浪漫派的诗人中，这种影响在柯勒律治和济慈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古舟子咏》使用抑扬格，四音步与三音步的诗行交替替换，正是早期英国民谣的风格。除此之外，柯勒律治在诗中大量使用了“行中韵”、头韵、跨行连续、首语重复、拟声词、明喻、暗喻、提喻等修辞手段，增强作品的音韵和色彩。1798年发表的原作，运用的古词语很多，读来有些“隔”，不太符合华兹华斯提倡使用日常语言的宗旨。此诗1817年重新发表，经过作者的修订，流畅自然了许多。法国插图大师多雷，一生创作了许多以风景、人物为题材的油画，造诣非凡，但是这些画作如今却在他的插图界的盛名所掩。他跟英国颇有渊源，1867年在伦敦举办了画展，非常成功，后来在邦德街上专门设立了一家多雷画廊；他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弥尔顿的《失乐园》和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都创作过插图，这里是他为1876年出版的单行本《古舟子咏》所作的四十余幅插图之一，描摹的是原诗第一部分里信天翁在船上驻足的情节。多雷在创作插图之前，对于原作的阅读理解，总是先要下一番深入的功夫，所以他的作品对于原作的气氛，拿捏得非常准确。



陆蓓蓉

望野眼

旧书店

今年旅行到台北，特地留出两天给旧书店，那是更新很快的行业，以数年前的地图为参照，许多招牌已消失不见。尚有几家不衫不履，遁形于闹市，也使人平白生出惻隐之心。

师大附近有一家竹风书苑，本来开在淡水，搬到城里不足一年。开间不小，四壁满满当当。下午三点内，员工比客人还多。书架都已插满，新收来的著作只得暂且堆在无数红白大号塑料袋里。它们挡住路，造成交通堵塞。各自鼓腹张口，动弹不得，等店员前来解救。一整套书常常放在好几只袋子里，因此使他们担忧，偶尔又低声欢呼。

结账时指着遍地障碍，戏谑着问：何以如此？店家很含蓄，只答半句：最近有位老教授，他……

仍在师大附近，一条僻静小街上，遇到土木形骸的门脸儿，门口凉棚下堆满杂物。这棚子深而且广，遮蔽天光，屋里一片暗淡灰白。店名“明目书社”，几乎像是反讽。左侧墙角置一张颇有年头的办公桌，桌子右上角蹲着一台大肚子豆绿色电话机。实在好奇，特地走去瞥一眼，竟是二十余年前曾在小卖部高柜台上瞻仰过的投币电话。

这家主营大陆简体字书籍。逡巡一过，了无兴致。及至要走，却在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架子印度与中亚相关原版书。它们与其他书籍格格不入，倒适合住在这样荒唐的地方。不管出于什么心理，我们竟然挑了一本完全看不懂的书，走去付账。店员愕然，把那书翻来倒去研究个遍，好不容易才找到定价。